

郭新秋谈诗书简

咏红豆

江昌蒲题



年芳，方臘仙老郎来红豆四十粒，
 眠冬一菊，致云：红豆一名相思子，古语
 涎香，春花冬实，云南顺宁产者，实
 唇豆，质坚而色赤，称名实，赋中捐
 甲天下句，方老博学人也，平生银锄御
 著述达四十种，与我族中又系族叔授
 交，来信中国提又余在云南时稿事
 卷之。

一豆出滇西，地靈物亦奇，雲南

文史资料 第十七辑

11849899

K828.7
23
K295.303.23/1=17

郭新秋谈诗书

江昌蒲题



徐州师范大学图书馆



23952867

铜山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郭影秋谈诗书简》编委会

主 任：李成金

副主任：梁裕福 刘广华
 杜文新 崔希荣
 倪彦秋

委 员：王兴国 张传礼
 郭少陵 郭又陵

主 编：商 明

编 辑：张文廉 张传礼
 吴怀龙 张春华

封面设计：姚传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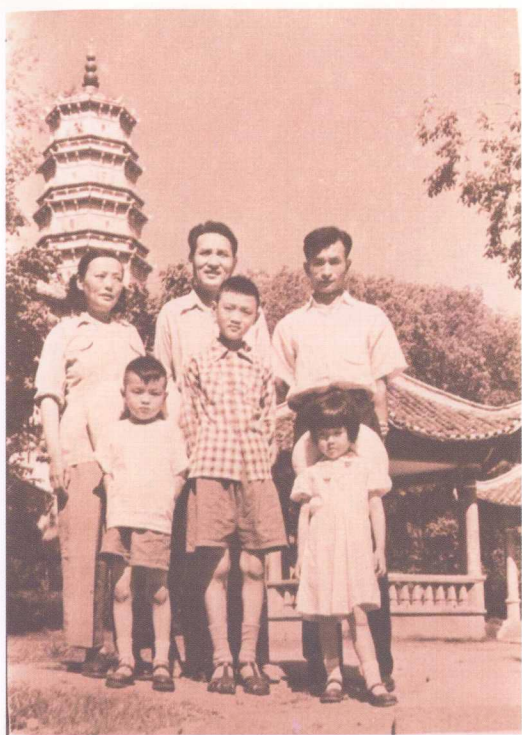
郭影秋（1909.9—1985.10）



1964年郭影秋（左一）陪同毛泽东（中）会见非洲教育代表团



1956年郭影秋（中）陪同周总理（右）贺龙（左）



1957年7月郭影秋全家和秘书
在武汉洪山



1962年郭影秋在南大校庆六十周年大会上



1962年郭影秋（左）与郭化若（右）



1965年郭影秋（前排右二）和人大教工在一起



1979年张文联（左一）、
张文健（右一）到积水潭
医院探望郭影秋（中）



1981年病中写作的郭影秋

箋 用 學 大 陳 金

向平：

來信及詩均收到，詩很自出，很像一個雄
踞長城，手拏縛鷄之力的「好漢」，可是我寧
受不了你的上海韻，你看名末末：

我在五月十日以前即在南京，書桌上為你留
了兩摺紅豆紙，一篇紅豆賦，不知何日到你手。
前寄上海的一封信，看來被別人取走了。

南京今又許多雨，北方好些。我山塘著打北方的感
情，寫于赴新城。敬頌

郭秋 四月三日

南陵大學用箋

咏红豆

年芳方臘仙老郎來红豆四十粒
 相思子古傳可制就
 涎香春花冬實雲南順字產者莫大如
 蒼豆度堅而色赤稱名貴賦中稱之南江豆
 甲天下句方老博學人也平生銀鉤御印文物
 吾述這四十餘種與我拙中又集諸教授與文字
 交今年子有三素信中國撰又余在雲南時舊事請以
 答之

红豆玉璽西地靈物亦奇雲祥（祥雲助在

公曆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

用箋

長歸

雲起金馬異天近碧鵝
 春來花几枝丹心成敗節
 不遠東遠南遠西旧籍三遠
 順字歲寒減春色英
 石樹我（余於一九五四年曾
 柳何苦染赤練永世頌

公曆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

1963年给陈向平咏红豆诗手迹

文联同志：

来信收到。你要的诗，我写不出来了，只能抄一首近作给你：

答周南同志 - 一九七六.十一月

“水仙清丽句，烈士暮平心。”不忘他山石，却回枯木春。同仇念徐国，呕血死刘文，三十九年，劳愧此身。

这首诗，有一段诗话。

今年元夕，我写了一首生查子，题为“水仙”，全文是：春节开黄花，元夜抽黄叶，培育费冬春，倏尔遽消歇。浩海风波，千里多曲折，但教是农田，那领力枯竭。周南同志在上海某同志处，看见了这首词，分给我一首五律，我答诗中首联，就是引用他诗中的两句。

11首批

团长，是刘文

的呕血奋斗

的回忆，诗

地，他的斗争更

么可贵的了。

修改的，诗

勿外传。

此复，敬礼

敬撰

彩秋 - 一九七六.十二.二十日

1976年致张文联书信手迹

文联同志著《诗律浅
说》索句于予，久不
得。近读鲁迅论诗
诸作，若有所获，欣
然赋此以应。

得句原非易，还须论短
长。迅翁久不作，且费
思量。之子能言志，若吟
肯断肠。欣闻著诗律
拭目看登场。

百代传佳什，其中固有因。
性情缘感觉，格调振
精神。理入深由浅，文宜
陈出新。雅俗得共赏，一
字重千金。

郭景秋

一九七七年四月三日稿

一九八〇年三月一抄

渡宋江河 一九四八年秋

朝發梁山泊夕渡宋江河
秋風上蘆荻殺氣此時多

夜過平阿山區 一九四八年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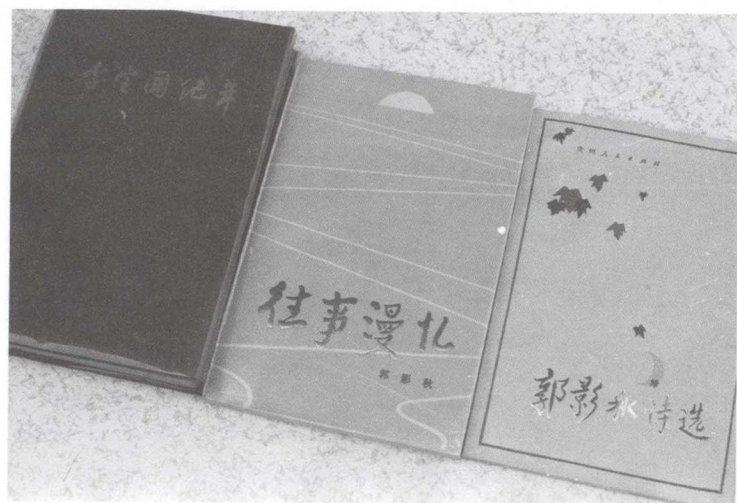
風勁馬蹄疾天寒月色黃
遠村

聞犬吠鐵甲走羊腸

平阿收復區 一九四八年

淪陷一年後居民菜色多敵情
又告急風雪滿平阿

郭影秋手迹



郭影秋遺著

郭影秋谈诗书简序

中共铜山县委书记 周宝纯

铜山是郭影秋同志的故乡。我们为铜山有这样一位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老乡和革命前辈而自豪。为了彪炳郭影秋同志的非凡功绩和高尚品格,给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铜山曾编印出版过许多有关郭影秋同志的文稿和书籍。在郭影秋同志百年华诞即将来临之际,县政协文史委又主编了《郭影秋谈诗书简》,从一个侧面彰显了郭影秋同志卓越的学识,更平添了我们对郭影秋同志的无限爱戴和怀念。

驾鹤西去的郭影秋同志,在生者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荣誉。1985年11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新华社报道郭影秋同志逝世的电讯中,称其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和历史学家”。在郭影秋同志奋斗工作过的党、政、军、教部门,无不以无比悲痛的心情赞颂和悼念这位党和人民的忠诚战士。郭影秋同志的战友、同事对其更是崇敬有加,称其为“德才兼备”、“文武全才”、“良师益友”。

我们敬仰郭影秋同志,是因为他一生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赤胆忠心、无私无畏、兢兢业业的革命精神。他从1931年领导江苏教育学院学生运动开始,至1985年不幸病逝的50多年里,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出生入死,屡建战功,在敌人的牢狱中写下了“试把铁锥敲劲骨,铮铮犹自有金声”、“打掉

门牙肚里咽,英雄宁死不低头”的铿锵诗句。1957年,他主动向党中央写报告,放弃云南省省长职务,心甘情愿地调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3年,他放弃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职务,改任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在抗战时期他曾经受过“肃托”冤假错案的伤害;在“十年浩劫”中,他被革职罢官(时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遭受了残酷的政治迫害和身心摧残,造成终生残疾。对此不幸遭遇,他胸怀坦荡,讲原则、顾大局,沉着坚定,一身正气,经受住了复杂历史条件下的严峻考验,保持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四人帮”倒台后,他强忍病痛,架着双拐,为恢复人民大学而日夜操劳,费尽心血。在人民大学,他甘当吴玉章、成仿吾校长的助手,多次表示:“吴老在世时我是吴老的助手;成老任校长,我仍然是成老的助手,我要努力当好这个助手。”一旦学校的工作有所失误,他总是自责:“我这个助手,没有做好。”郭影秋同志的优良作风,堪称我们共产党人党风之楷模。

我们敬仰郭影秋同志,是因为他一生严于律己、克己奉公、身体力行的高尚情操。在革命战争年代,干部生病可以吃病号饭,他有病不吃病号饭;冬天每人每天晚上有两斤烤火柴,他不要;团以上干部每人有一件皮衣服,他不穿,行军有马,他不骑。他无论做工作,作报告,写文章都习惯于自己动手,从不轻易请人代劳。他在生活上对自己和家庭要求十分严格,他在报刊发表论文后,对寄来的稿酬都往回退或捐赠;组织上分配供他使用的坐车,他不但不能让家属乘坐,甚至连顺路搭车也不允许。他按中央要求撰写回忆录,以实事求是为准则,要求帮助他记录整理回忆录的同志不溢美不掩过,直书自己的过失和上级领导对自己的批评。最感人的还

是他的四条遗嘱：“我死后，第一，不通知亲友，只报告党委和上级机关；第二，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第三，遗体交给医院作科学研究用；第四，把我的《诗选》的稿费交给党组织，作为最后一次党费。”可以说，郭影秋同志把自己的一切完全彻底地奉献给了党和人民。

我们敬仰郭影秋同志，是因为他一生勤奋好学、谦虚谨慎、海人不倦的高贵品德。他从7岁进入私塾起，就勤奋苦读，笔耕不辍；24岁就参与主办进步刊物，刻苦钻研马列主义，发表革命文章；利用工作之余撰写专著《李定国纪年》，在病床编辑《郭影秋诗选》等。1956年10月至年底，他被选派到中央党校学习，三个月中他阅读马列著作85万字，作了130万字的笔记，还写了近3万字的日记。可以说，他的求知欲达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即使如此，他仍然自叹“理论不足”，“白发灯前读马列，殷勤质朴是吾师”（见《郭影秋诗选》）。因此，他虽然身居高位，在工作中却能赢得“他没有所谓原则指示，只有具体意见”的赞誉。就是在久卧病榻、生命垂危的人生最后8年间，郭影秋同志仍给一位原本并不相识的年轻老乡鸿雁传书58封，不仅谈诗论艺、考辩文史，还呕心沥血、循循善诱，引导这位青年诗人走上中国诗坛。

郭影秋同志是铜山人民心目中的一座不朽的丰碑，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他的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只争朝夕，把铜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2007年11月30日

郭影秋谈诗书简序

二

权启庆

郭影秋是位历经枪林弹雨勋劳卓著的革命家,是湖西根据地创始人之一。解放后,曾任云南省省长、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名誉校长等职。他德高望众,学识渊博,工于诗词。本书收录他的书信 126 封,内容涉及思想工作、学习、生活诸方面,侧重点则是自己所作诗词的推敲和对古今诗人一些作品的评论以及有关诗词理论知识的阐发。第一封信写于 1954 年 11 月 6 日,最晚一封信写于 1984 年 11 月 9 日,时间跨度为 30 年,基本囊括了还能见到他以书信形式谈诗论艺的全部,所以取名为《郭影秋谈诗书简》(以下简称《书简》)。

《书简》类似昔时的诗话,说的是旧诗,即中国传统文化瑰宝。不同的是书信形式。由于是给朋友、爱人、子女通信,家常话、人情呱自然是少不了的,但是主题是谈诗。通览全书,我觉得有三大特色:可读性、知识性和陶冶功能。

文笔流畅,语言生动自然,说今道古,由己及人,论诗说理,或抑或扬,娓娓道来,如话家常。开篇第一封书中说:“旧诗,是我偏爱的一种文学,我虽然对他没什么研究,也没有想着做什么诗,但是一到愉快或郁闷的时候,我总喜欢哼它。我的哼诗和哼京剧一样,不喜欢别人看见或听见。事实如此,我哼的诗连我的爱人也很少知道。”但信末还是把新作七律《云南驿》录给向平。对诗词修养的自我评价时,他说“我读的旧诗虽然不少,但看家的本领是